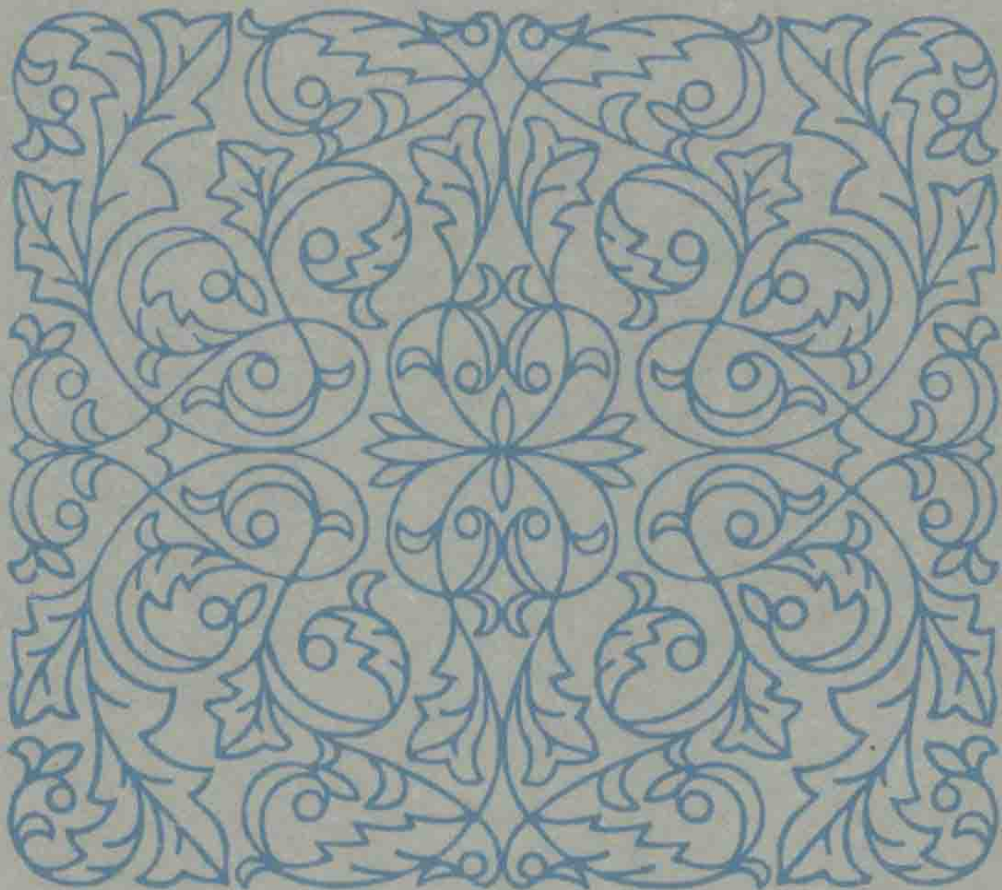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86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86 ·

綜合類

謙之文存
師復文存



朱謙之著
師復著

上海書店

復 師： 者 作 著
心 鐵： 者 印 編

版 初 月 八 年 七 二 九 一
(本 千 二 至 一)

文	師
存	復

角 五 洋 大 價 定 冊 每
(角 四 洋 大 售 實 折)

局 書 新 革 ： 者 版 出

街 新 興 昌 州 廣

坊 書 大 各 ： 處 售 代

本書據泰東圖書局1926年版影印

自序

這本文存，大部分是在閩南講演時作的，只有「再論中國文學與音樂之關係」一篇的下半，是在西湖作的。「宇宙美育」是在南京作的。

我宣布我治學的方法，是一種「歷史的方法」就是「近化的方法」近來整理國故的學者，何嘗不注重這種方法。但他們所重的是「歷史的背景」却不是「歷史的進化」是歷史的「向後轉」却不是歷史的「望前看」因為不明白歷史進化的線索，所以主張「上同而不下比」的墨子神權政治，竟可附會到歐洲初期的民約論，而達爾文的學說，也可以拿來附會莊子的天鈞律了。我以為這都是很缺乏歷史的觀念的！

本書的貢獻，雖不很大，却都是從「歷史進化的方法」研究得來的。至少也能

告訴朋友們：中國的哲學和文學，是進化到了這個程度了。

朱謙之一九二五，十月十日，西湖。

謙之文存目錄

自序

卷上

大學研究

中庸研究

人性問題研究

別墨研究

莊子研究

卷下

謙之文存目錄

謙之文存 目錄

二

再論中國文學與音樂之關係

記楊慈湖的學說

唯我主義與教育

宇宙美育

臺灣學生聯合會演說辭

中國哲學史用書要目

大學研究

——中國近代哲學的方法論——

一 大學的古本問題

大學本不過孔門方法論的哲學，但講方法論的，都知道看重這一部書，於是因不同的解釋，漸漸發生兩個學派：（一）直覺派，（二）經驗派，好比「格物」二字，在經驗派是這樣講法，而在直覺派則又那樣講法，結果遂成學術界頂大的紛爭了。而在爭論中有一個先決問題，就是古本問題。如經驗派的朱子則主張改定本，而直覺派的王陽明，則非恢復古本不可。到了王船山的大學衍，又對於陽明生一反動而主張朱子改定本了。顏習齋李剛主出來，又極力排斥改定本，而用古本。並且李剛主之作大學辨業，遍質當時名流，如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胡拙明，大家都以為「聖門

舊章，一旦重明；」可見影響之大了。然到最近大家所用的，仍是朱子的改定本。究竟那一個本子對呢？自然朱子的改定本，自恰宜於朱子的學說；陽明剛主主張古本，也自恰宜於陽明剛主的學說。然則「古本問題」關係於宋明清的學派分裂甚大，我們不可不先研究他了。

原來大學一書，是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篇，到了程朱纔把他特別表彰出來，要「以意逆志，而察夫義理之安，以求通聖人之旨」（王夫之語）於是而有改本發生。然自程朱改本出世，朱子增補了一百二十八字，以致後儒紛紛效尤，於是大學改本，竟至有十餘種之多了！依李剛主大學辨業所記，有——

宋程灝改大學一本 程頤改一本 朱熹改一本 即今行世章句。

元王柏改一本 明蔡清改一本 季本改一本

高攀龍宗崔銑論改一本 甬東豐氏偽政始石經一本

葛寅亮改一本

王世貞改一本

各家改本，王草堂二經彙刻內載甚具。

王草堂二經彙刻說：『自程明道移易大學，而伊川再易，是弟不以兄爲然也。二程之學遞傳，至於朱子，朱子遞傳至於王柏，乃朱子再爲移易，分原文一篇者爲十章，曰：『一經九傳，而又補一傳。』王柏又削補傳，移『知止至則近道矣』於後，合聽訟節爲釋格致，是徒不以師爲然也。嗣後蔡清季本葛寅亮豐坊弇州皆有定本，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。何如恪遵原文，焉有異同？况原文載在注疏，其板歷藏國學，非一時一家之書，今改定變亂，無所底止！直到最近，還有易順鼎的改本，可見大學本子，很是一樁問題。現在三家村的學究先生們，拿着朱子的大學章句，當作聖經賢傳讀，不知朱子的大學改本疑問正多得很呢！

朱子章句序說——

『河南程氏兩夫子出……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，既又爲之次其簡編，

發其歸趣。……顧其爲書，猶頗放失，是以忘其固陋，采而輯之，間亦竊附己意，補其闕略……」

但王陽明卻要主張古本，他說——

「大學古本朱子疑其有所脫誤，而改正補緝之。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，悉從其舊而已矣。」傳習錄

「……合之以經而益綴，補之以傳而益離。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。去分章而復舊本，傍爲之什以引其義，庶幾復見聖人之心，而求之者有其要。」

大學古本序

其實古本改本之爭，完全是學派之爭，所以到了王船山先生便排斥陽明古本，而恢復朱子改本了。他說——

「自姚江王氏者出，而大學復亂，蓋其所從入以釋氏不立文字之宗，爲虛

妄悟人之本；故以章句八條目歸重格物爲非，而不知以格物爲本始者經也，非獨傳也，尤非獨朱子之意也。既不揣而以此與章句爲難，乃挾鄭氏舊本以爲口實，顧其立說又未嘗與鄭氏之言合。鹵莽滅裂，首尾不恤，而百年以來，天下翕然宗之，道幾而不喪，世亦惡得而不亂乎？其以親民之親爲如字者，則亦釋氏悲愍之餘瀋，而墨子二本之委波。至於訓格爲式，則又張九成與僧宗杲之邪說而已，其徒效之，猖狂益甚……」（禮記章句卷四十三）

船山甚至以爲「因章句之旨而衍之，以救什一於千百」，因以言距楊墨自命，遺也可見古今本關係於朱王學派之重大了。到了李剛主又極尊重古本，但他尊重古本的意思，和王陽明截然不同，而且剛剛相反。他作大學辨業序，述當時古今本之爭道：

「出閱當世講學諸儒，則宗晦菴陽明論格物者，各堅壁壘，賢達如湯潛庵

張武承，斷斷弗相下，其他遂構訟，甚至操戈矛不解。私怪同尊聖道，苟其一人得其指歸，自當心理相合，何至於是？

因此他就獨出心裁，一面尊重大學古本，一面仍照程朱訓格爲至。不過更進一層，謂：『至即學也，格物致知爲學。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。』乃並解學與行是一是二，格致與誠意以至天下平，是一是二。總而言之，大學古本問題，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，不可不算一個很重要的節目。只要時代變遷了，便對於本子的見解也變遷了。所以就是李光地那樣篤信朱子的人，他一方面說：『王氏古本之復，其號則善，而說義乖異。』一方面仍不得不恢復大學古本，而做他的大學古本說（榕村全書本）。可見大學本子，就他本身說，就有一段長而且複雜演進史了。

二 程朱的格物說

胡適之先生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篇（文存卷二）曾說：「……直到後來宋儒把禮記裏面一篇一千七百五十個字的大學提出來，方才算是尋得了中國近世哲學的方法論。自此以後，直到明代和清代這一篇一千七百五十個字的小書，仍舊是各家哲學爭論的焦點。程朱陸王之爭不用說了，直到二十多年前康有爲的長興學記裏，還爭論「格物」兩個字究竟怎樣解說呢！」由這話看起來，可見「格物」兩字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，有怎樣重要的位置。現在講到大學，更不妨乘這個機會，把程朱陸王的格物說，順便略講一下。

原來大學的方法，是格物致知，誠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八個條目。而在道：

這八個條目的當中，最重要的，就是「致知在格物」五個字了。朱子補大學第五章「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。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：所謂致知

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卽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；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；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

他們把「窮理」和「格物」看做一件東西，他們以爲事事物物上都有許多道理，我們只要就那上見得道理破，這就是格物。所以格物是銖積寸累的，是歸納的方法，却不是演繹的方法。朱子語類說此最好：——

「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，雖未能事事都知得，然理會得已極多，萬一有插一件差異底事來，也識得他破，便不知底亦將過去。」

由這話看來，不能不說他的確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的，確含有科學的基礎

的方法論。雖然他們所求者，或者不是這個物的真理，那個物的真理，乃是「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」的哲學上的絕對真理。但他們的哲學是以科學方法為依據，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。現在我們且就他的論據，詳細研究一番。

程子的做物方法——朱子或問引程子的格物說很多，他說：「程子說許多項，初間說不可不格物，中間却是指出個格物個地頭……」（語錄）大概程子所不可不先格物的意思，因為格物就積累之多，自然有個覺悟時候，所以格物是工夫，而覺悟纔算究竟。因為真格物，必要徹骨都看得透，能夠這樣，便是「覺悟」了。然要覺悟，則必須有個下手處，下手處就是格物。所以說：

「凡有一物必有一理，窮而至之，所謂格物者也。然而格物亦非一端，如或讀書講明道義，或論古今人物，而別其是非，或應接事問，而處其當否，皆窮理也。曰：格物者，必物物而格之，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？曰：一物格而萬